

流金岁月

长在童心的菜园

吴悠

白露过后,菜园日显萧瑟,可孩子们心中,仍留有它夏季葱郁丰饶的形象。

在乡下,每个孩子都有一块陪自己长大的菜园子。它或许紧挨着老屋的土墙,或许依偎在山脚的缓坡上。我们自小被父母抱着、被祖辈牵着,在不够规整却多有趣的菜园里,认识青菜萝卜,捕捉蚱蜢蚂蚁,学着浇水培土……纯真的童心被菜园的虫鸣鸟叫和瓜果蔬菜一点点填满充盈。

四季的流光里,孩子们最动心的当属夏季。初夏时节,无数蔬菜同时在菜园里抢跑,黄瓜的藤蔓开始上架,辣椒和茄子已经长出三两个果实,它们浅浅地藏叶片间,玲珑的身子娇羞可爱,装点出菜园生机勃勃的意蕴。那时乡下,家家户户都将过年腌制好的火腿留着,一直留到初夏菜园中辣椒茄子等新菜长成,才会仪式般地“开火腿”,以一道鲜美菜肴去迎接盛夏的到来。久未见荤的我每天会去菜园走上一回,心急又心喜地盼着辣椒茄子长得快些再快些,一天天看,一天天发现,一天天惊喜!

一个普通的早晨,母亲动了心思,她让父亲将屋梁上的火腿取下,细细地割下一小块。再打发我去菜园,小心摘下还显稚嫩的三四个辣椒、一两个茄子。中午,辣椒茄子蒸火腿必定是餐桌上最耀眼的主角,红白相间的火腿肉、青青绿绿的辣椒、紫中带白的茄子装扮成垂涎欲滴的色彩。菜蔬的新鲜与火腿的醇香,和着家人眼里的欣喜,让孩子们领受了土地与岁月共同酝酿的馈赠,看到了初长的期盼与力量。

除了餐桌上的鲜美,菜园还给童年带来无拘无束的张力。每年暑假,孩子们迎来一年中最灿烂最放肆的时光,父母们顶着烈日在田间干活,我们则整日泡在溪水里,饿了渴了便将目光投向菜园。园中有太多吸引孩子们的宝藏,黄瓜、西红柿都已经长得绿肥红瘦,有的菜园里还栽有梨树,黄澄澄的果实也将走向成熟,大家便思谋着去“偷”这些瓜果。侦察、放哨、潜伏、进攻,小伙伴依着分工一气呵成,快速地“光顾”一两家菜园,摘下嫩嫩的黄瓜,采些泛红的番茄,还能从树上拽下几个梨来,那更乐开了花。大家藏身于溪沟的阴凉处,你一口我一口共享着这份美味,仿佛所有的快活都融化在舌尖。在乡下,大人在外干活口渴时,顺着旁边的菜园摘根黄瓜咬上,事后说一声,主人家绝不当回事。可我们小孩不一样,虽然尽量学着大人,不踩坏菜苗,不摘留作种子的瓜果,但还是会犯错,将未成熟的西红柿糟蹋一地,将黄瓜架子拆散,将梨树的枝儿弄断……于是,村道上时常会传来某位主妇的大呼小叫,那准是她家的菜园遭我们光顾了一回。我们总会捂着嘴在家中得意暗笑,父母知道我们玩的这些把戏却并不当回事,因为难得会有人上门兴师问“罪”。

那时,我常常带着同伴去奶奶菜园里捣乱。奶奶的菜园在一处山脚下,旁边有太爷爷太奶奶的墓,小时我有些害怕,便喜欢领着伙伴同去。奶奶菜园里的西红柿种得特别多特别好,她总要留着红透了才摘,这让我们有了更多的收获。摘来“战利品”,总由我先挑那个最大最红的西红柿,再依“亲疏”分给小伙伴,在他们羡慕又期待的目光中,我如考得第一名般快乐。更让人心安的是,奶奶从不在道上叫喊,或许,那些火红的果实本是她有意留着自家孙儿的。

只是,在某个夏日,忽听见奶奶怜爱地对我说,去菜园摘些西红柿吃吧。那时我的心猛地抽动一下,才发现一起“偷瓜”的伙伴和相同的喜乐都已散了,童年时光就在不经意间悄然逝去。唯有菜园还在,一季季地绿着、熟着。再后来,爷爷奶奶的墓也立在了菜园的一角,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看我侍弄那些蔬果,也看我在舒缓流过的时光里寻找着童年印记。

信安雅韵

月落茶坪

郑信伟

仿佛卸下了紧绷的心弦,露出了松弛的本相。周兄有一搭没一搭地轻叩茶盖,面带笑意;吴兄则呷一口清茶,任思绪飘散。

风大了些,吹得树叶沙沙作响。紧接着,一直被云层遮掩的月亮,毫无预兆地挣脱出来。刹那间,月光如水,清冽而盛大,无声地铺满了整个院子,将我们的衣衫都镀上了一层温柔的银辉。

周遭的一切,忽然静了下来,唯有晚风缓缓地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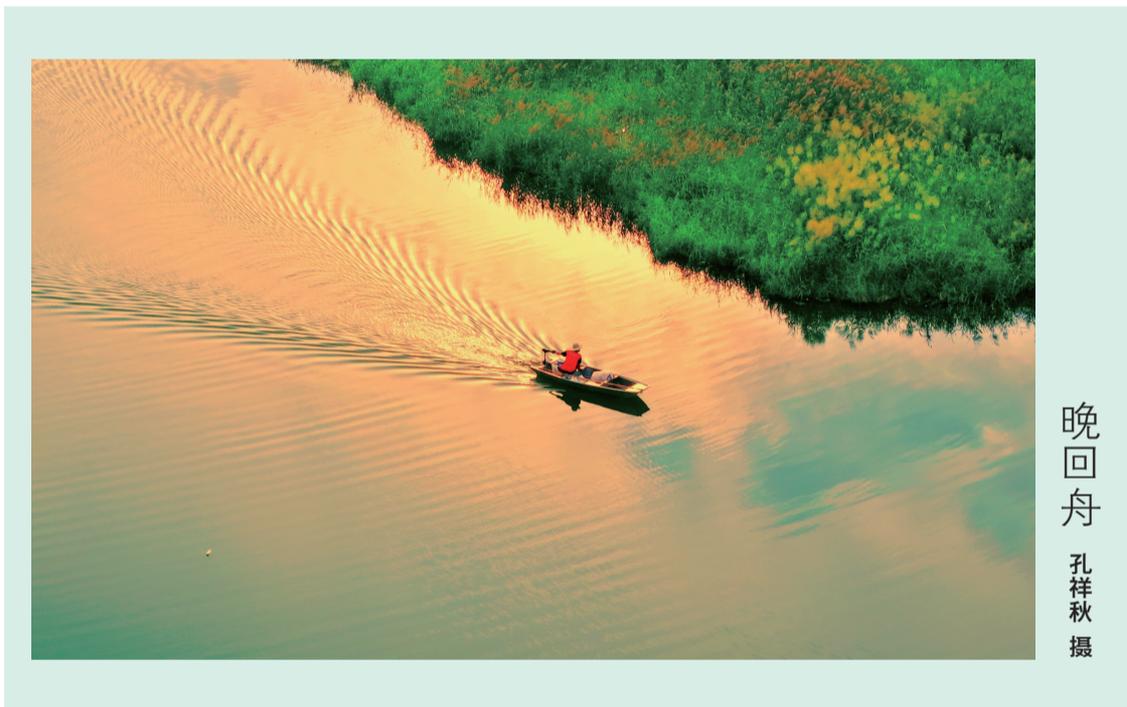
我忽然就想起了近千年前的那个夜晚,苏东坡写道:“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,解衣欲睡,月色入户,欣然起行……”最后慨叹:“何夜无月?何处无竹柏?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

是啊,月亮常见,竹柏也寻

常,真正稀缺的,是“闲人”。这“闲”,并非无所事事的懒散,而是一种从容的心境,一种能将自己从俗务中暂时抽离出来的能力。

月光、竹涛、溪声,还有间或响起的笑声,构成了一幅生动的夜谈图。我沉浸其中,忽然悟到:人或许无法选择不忙,但可以选择内心是否丰盈。做一个“闲人”,并非要归隐山林,而是在心中为自己留一片洒满月光的庭院,能随时出入其间。

次日清晨,在清脆的鸟鸣中醒来的。窗外,山间的晨雾尚未散尽,如薄纱般缠绕着山峦。我们收拾行装,踏上归途。这一夜的山月,已藏于胸中,足以照亮日后无数个行色匆匆的日子。



晚回舟
孔祥秋摄

凡人世界

新米

柳易

稀,却不容置疑。

母亲在新米到来的时候看上去要比往常兴奋许多,她的脸呈一种微红的酡色。她抓起一把米,放在手上仔细地看,间或送一粒到口中,缓慢咀嚼。“甜!”她说。其实我也嚼过新米,并没有母亲所惊讶的那么甜,似乎除了淡淡的甜之外,还有些涩嘴。但我相信母亲的感慨来自她的内心最深处。

母亲用新米做饭,只淘一遍水,她说:“淘两遍水就吃不出这新米的好了。”而母亲平时做饭,总是要把米淘了又淘的。那些米,也是好看的,洁白、晶莹,闪着明亮而诱人的光。母亲常常告诉我,别看这些米颜色好,可能被洒油抛光了。我的母亲是一个善良淳朴之人,她相信世界上一切值得相信的人与事物,唯独对买来的米保持谨慎的怀疑态度。母亲说:“米多重要啊。”是的,对于江南的人而言,米就是空气、水,就是阳光。平常,母亲往往一边淘米一边

秋风渐起天气微凉的时候,新米来到了我家。新米是被一个四十多岁的乡下汉子送来的,他是我母亲的远房侄子。他平时与我家来往并不多,但每到新米上市的时节,总会准时送一袋新米给我家。母亲一再说,城里啥都能买到,不用送,大老远的。但她的侄儿很固执,他说:“这是新米!”

是的,这是新米,我们都知道。新米!多么简单的两个汉字,他的话里,一定还藏着别的意思。我愿意这样理解,新米浓缩了大地与日月的精华,它们呈现着我们已渐渐陌生的来自纯净自然的崭新生命气息。

但新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晶莹剔透,或大或小的米粒,看上去朴实无华,周身泛着并不清晰明亮的光泽,有些甚至还略显浑浊,像极了偶尔从人脸上滑下的汗珠。新米的香味也并不浓郁,你得用力去嗅,才能感受到一种仿佛来自遥远国度的香,淡而

叹道:“要是有新米就好了。”

母亲所说的新米,当然就是来自她老家的新米。母亲在那里生活了三十余年,她熟悉那片土地上的农事,耙田、放水、插秧、灌溉、收割,这些环节似乎都在母亲的掐指计算之间进行着。终于,没过两天,她的那位侄儿就在我家楼下喊:“老姑,新米!”我就笑我母亲,原来让人家别送,只是一句客套话,其实整天都惦记着呢。

新米,对于我母亲来说,是她与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所剩不多的联系之一。与其说母亲喜欢家乡的新米,还不如说她怀念曾经的乡村生活,怀念那种干净纯粹,甚至,怀念那份阳光或风雨中的劳作。田野上的风,雨露和星辰,秉承某种意愿,最后令人惊叹地成为米的形状,被搬运到城里,搬运到母亲的厨房。

我相信,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种不为我们所熟稔的温软和甜蜜存在,它不仅养胃,更能养心,譬如新米。